

北京 再見

Good-bye Beijing

文正 著



YZLI0890120696

到北京干甚？这可是她的秘密，哪能随便吐露。

望着对方灼热的目光，她好像想解释，但想了想，觉得无从启齿，勉强笑笑，又摇摇头。

火车开动了，途径东便门，山妞望着建国门桥，无限感慨：“再见了，北京！”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北京再見

文正 著



YZLI0890120596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再见/文正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 10
ISBN 978 - 7 - 5039 - 3948 - 8

I. 再… II. 文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6454 号

北京, 再见

著 者 文 正

责任编辑 成 易

责任校对 李惠琴

装帧设计 刘玲子 薛建莲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948 - 8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1/ 第一章

到北京干甚？这可是她的秘密，哪能随便吐露。望着对方灼热的目光，她好像想解释，但想了想，觉得无从启齿，勉强笑笑，又摇摇头。

19/ 第二章

女民警：“别在这儿侥幸了，你犯的罪大了——你提溜的布包里查出了海洛因！”

山妞：“海……甚因？”

女民警：“就是毒品，弄不好就是死罪！”

33/ 第三章

山妞真的跪下：“求你开开恩，给小狗做手术，我一下实在凑不了那么多钱？”

宠物诊所那个外地口音的医生赶忙扶她：“怎么这样死脑筋，你一个大姑娘，与其给我下跪，这年月到哪圈不来这点钱？”

55/ 第四章

山妞无奈，几乎想哭：“这成甚了，整个反了个儿，不让干

活咋行。”

“你不让做饭咋行。”老太太学一句她的口音，过来拉着手：“你不能累着，要保胎！我第一次怀孕时，光工作不注意，结果孩子发育不正常……”说着伤心地低下头。

79/ 第五章

圆球再次打开。老西儿出来后，没有叫嚷，凶狠狠地扑上去，抓住山妞的一只胳膊和手，像是啃猪蹄一般咬起来……咬罢，这才歇斯底里大哭大叫：“咋碰上你这个妨主疙疸，想死都死不利落……这他妈的叫甚社会？还有没有人身自由！”

山妞忍着疼痛，没有搭理他这咬人的东西。

99/ 第六章

石旦接茬：“是相好，相好。”

女医生抱怨：“你们真是的，这么不注意，不结婚就怀孩子不说，而且还跑来查艾滋病……是不是从事不正当职业的？”

115/ 第七章

交警走过来，严肃地指着石旦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石旦看看山妞，出奇地老实，沉住气说：“别信她瞎说，谁证明我会撞人，自杀？”他没敢接茬咬人。

交警此时望着山妞，希望她做解释，可山妞想说又吞吐，心里起急。

131/ 第八章

石旦啊呀大叫：“姑奶奶，变态了？我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打个人娃娃的。再说，这么有节奏，叭叭叭的，让外边的听见，还以为一男一女干甚呢？”

“干甚？我自己的肚子，想咋拍就咋拍。”

147/ 第九章

她决意已定，下意识跳崖前回头，发现石旦依然倒在那里，那哗哗的雨水落地反溅在他的身上。她傻眼了，看来石旦真的不行了。

163/ 第十章

山妞问：“你看他，像不像你们部队开除过的、爬窗户的战士？”

石旦接过话茬：“她问的是，十年前警卫连有没有个战士，晚上站岗爬军区文工团女演员的窗户，被开除了军籍？你想想。”

175/ 第十一章

好半天，高个警察强忍辣椒蛰眼的疼痛，质问山妞：“为什么袭警？”

山妞像是死人，一句不说。

189/ 第十二章

“好啊，没有结婚证。”那个联防淫笑：“一男一女，干柴烈火，钻进国家绿化带淫乱，罚款十万。”

“别，别弄错了，这树是我们自己出钱，组织民工栽的。”石旦解释。

205/ 第十三章

“我在网上发了个帖子，说有个内蒙后山的村姑，被一群狼叨到狼窝，结果肚子大了不要紧，还不幸染上了狼犬病。因为没有解救药，现在生命已到尽头，临死渴望见见内蒙古在京的名人。我又到内蒙古驻京办，请他们协助，要了名人的电话号码。”

221/ 第十四章

石旦立马跪下：“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赔罪！”真是天大的玩笑，自打偶遇山妞，他就想弄清她寻死的原因，一心想给她申冤报仇，也一直穷追不舍，她是明日复明日，天天找借口，最后没料竟是因为自己导致的……

237/ 第十五章

石旦还哭：“我真的替你惋惜，甚也没干弄了个大肚子，实际上你还没见过男人真面目，白白在世上走一遭。”

253/ 第十六章

石旦：“阴性？不可能哇！这种病是不治之症，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，连后事也安排好了……你不用给我宽心了。民警同志。”

民警：“这种事情，作为人民警察，能够随便宣布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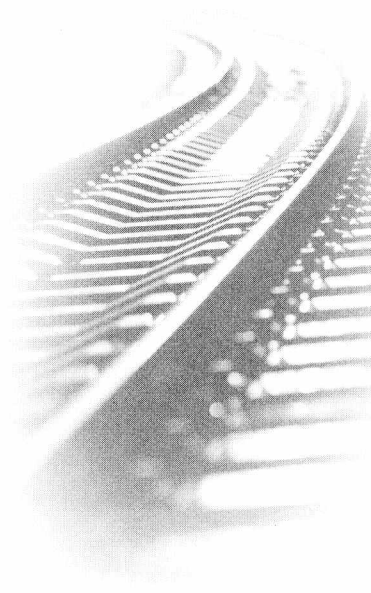
263/ 第十七章

火车开动，途径东便门，山妞望着建国门桥，无限感慨：“再见了，北京！”

“我也是，北京，再见！”石旦说着突然哎呀一声。

第一章

到北京干甚？这可是她的秘密，哪能随便吐露。
望着对方灼热的目光，她好像想解释，但想了想，觉得无从启齿，勉强笑笑，又摇摇头。



顺着这东西走向的山梁阳面，有着两条不咋直溜的铁道，隔长不短会有火车一晃而过。过去不是这样子，老远就听见火车在这山里边，费着力气爬坡的哐哐声，可瞄了一晌也不见它的踪影。自从修了复线，先后换了内燃和电力机车头，再也看不见以前蒸汽机车头顶上，那宛如少妇长发般的飘逸烟气，再也听不到蒸汽汽缸发出的特有的铿锵节奏。这跑来跑去的一列列火车，有拉煤敞口的货车，也有密封严实的棚车，偶尔还有颜色不同的客车，只是没有一趟车在这停下来。

这是京包线一个不起眼的小站。说起火车站，到哪都是千篇一律的建筑作派，不分江南江北、口里口外。若不是和内蒙所有标识一样，站名标有蒙汉两种文字，你保准以为是在山西——因为你朝对面的山西地界望上一望，眼前的那个村子，土墙土屋土院子居多，稀稀拉拉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棵树——这一带的村落给人感觉，和不远的雁北多少有些相象。

说到内蒙的地界，也许自然而然想象到的是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。其实内蒙地域非常辽阔，从东北兴安岭到西南阿拉善，横贯东西2400多公里，不仅有一望无际的牧区，独一无二的林区，还有蕴藏丰富的矿区、五谷丰登的农区。准确地说，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阴山山

脉，临近山西的内蒙农区，远非盛名的“黄河百害、惟富后套”的河套平原，以及大小黑河流域的土默川平原。

已过了农历小暑，虽然这里昼夜温差很大，可晌午的阳婆直冲头顶照着，也够晒人的。这时辰，没人愿在外面呆着，连牛羊也扎堆到树底下找荫凉去了。

不过，也有例外，你瞧那孤零零的站牌下，就立着一个穿着素花褂子的女人，一直面向东方张望着。她的肩膀头上，背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包袱，挺老气的那种。

这女人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近瞅也就二十出头，个头中等，脸色稍黑，梳着辫子。不知咋的，长相还行的她，两眼呆滞得半天不闪一下，神情沮丧得仿佛暗无天日。倘若留心细看，她那上衣贴身紧绷，肚子略微有些凸鼓。

高高的阳光从上到下射来，只在她的脚后留下长长的影子。她的眉宇皱着，脸色凝重，似乎很专注，还在朝东望着。到底望甚呢？明晃晃的两条铁轨，逝在前面的山里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

又有火车过来，她往站台边挪了几步。这时，站房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男人，嘴里大声喊着往后站。她可能不知道喊她，也许压根就没听见，反正还一动不动。那穿制服的男人显然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过去，一把将她往后拽了拽，紧接着就是怒气冲冲的抱怨。大概意思是责怪她不应该上站台，更不应该靠近站台上画的那条白线——也许，为了她的安全；也许，以为她要寻死。

吓人鸣道地突然被拽到一边，又劈头盖脸叫人数落一顿，她显得一脸无辜，依然木讷，不以为然。那条白线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，只感觉延伸的铁轨在眼前泛着两道白光，既晃眼又眩晕。对于人家的其它问话，她一概不答，她不想告诉一个生人，因为这是她自己的事情。可是，待人家走后，刚才的问话好像驻留在脑子里，一股劲儿地重现：你干甚的？要去那儿？

这话，非常生硬，非常无情。

说实话，她要去北京。

应该说她去北京的目的，和别人绝对不一样。

不一样就不一样在她那凸鼓的肚子，至今连自己也说不清咋就大了。

由于连自己也说不清咋就大了，生病多年的她妈因为她这大闺女的肚子而断了气。

因为她妈断了气，因此她去北京是思谋再三才拿定的主意。

之所以思谋再三才拿定主意，是因为她妈嚷嚷多少年，想去北京，至死也没能成行——有一次她妈自个跑出来，已经离家五十多里地，还是被她的大（方言：爹）生生从后面追上。她妈好像中了魔，目不斜视照直往前走，她大一看阻拦不住，急了一脚把她绊倒，大声质问倒在地上的女人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她妈开始不理，在屁股上挨了一脚后，嘟囔说是想看天安门，想见毛主席。哈呀，谁不知道毛主席早就不在了，你以为是哄穿开裆裤的小娃娃呢，不定他妈的想见甚人，她大说着就没轻没重地连踢带打起来。她妈被他大原道背回来，打这，好长时间走不了路；往后，她大一想起来就骂她妈鬼迷心窍，咋不撒泡尿照照，北京也是你去的地方。

她自认和她妈不一样。

她去北京，想坐火车。她有点生气，气生在买票时，本来是去北京，卖票的非要让她买北京南。特别是卖票的那个描了眉眼的女女，一副要买就买、不买闪开的架势，多问一句，就不耐烦地拉下脸，眉眼一抽一抽的，好像该下她八百钱：“北京南就是北京！”

她从来没去过北京。北京咋能和北京南划等号？看看手里的车票上，的确印着“北京南”，此时她没心思再问，不想浪费唾沫。两天走下来，几乎没吃没喝，她口干舌燥，身心早已麻木，不想跟人较劲，只要能去北京就行，大不了再从北京南面走回北京。还有，在她妈梳头匣子里，她曾见过以前的火车票，那是长方形的小纸片，厚厚的那种。而现在手里的火车票，形状变大了，质地变薄了……要不是自个亲自买的，她肯定会认为是张假票。

她也没坐过火车。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，拢共才三股道。她左右望望，想象火车应该是从这往东开，往东肯定能到北京，那是阳婆升起

的地方。北京，在她脑子里始终是朦朦胧胧的，颜色仿佛红红忽忽的……过去北京和她们的狼窝沟连着，那时候有一帮北京知青来插队，背着背包落户的有男有女，山沟沟曾经热闹过一阵子，打这往后沟里人好像见了世面，开始念叨有关北京的事情。但越感兴趣的事情，叫人越探寻越神秘，比如为甚历代都在北京建都，为甚红墙卫队叫8341……后来，这神秘的色彩，就是听北京打工的大后生回来吹嘘，说人家那连火车也神了，一到北京就开进地下，因为地面上全是楼房，没有地方铺铁轨……

当时她听得眼睛发直，不知是顿开茅塞开了眼界，还是被大后生的见识深深震撼。

她也向往北京，还不完全因为神秘。

就她而言，上小学时，就留心看过地图，北京在东南方向，可那是在后山的狼窝沟。她从狼窝沟往南，已经走了两天，才迎头碰见火车道。她自信，在这丁字形交叉点，往西是呼市、包头，一直往东经过山西、河北，肯定是北京。不过，她还是闹不清，明明是去北京，咋非让买北京南的票，那个北京南离北京还有多远？大概不会像后山南实际就是前山那么远哇。

以前她没出过远门，常从一个前山过来卖草药的那里，给她妈买药。有一天，她突然觉着与其从药贩子手里买，还不如自个直接去产地进药，这样会省下不少钱。当时以为后山前面肯定就是前山，应该没有多远，她想快去快回，所以没有声张。可她一人悄默声走了一天，60多里出去了，直到天黑，前山还远远不及。她犯了个常识性错误，把地域性的山脉，当作眼前的山梁，以为翻过后山就是前山，其实山外有山，何止百里。黑天半夜，当时身上起毛，心里那叫怕呀。偶尔听见有走夜路的人过来，就赶紧趴在沟里，忍着出气，任凭蚂蚁爬咬，也不敢吱声……等她失望地到家，已经是第二天夜里，累得一下子瘫在炕上。然而等待她的，是她妈阴沉着脸。她大外出找她去了。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她妈根本不相信她的解释，认为她长大了开始不学好，猫腰扑过来掐起她的大腿没完，跟她大对付她妈一样……

到现了，她已不在乎北京南会不会比北京多花钱，尽管身上没有多少盘缠。因为她到北京，要去做件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情，天大的事情。她深

信，到北京的人，做甚的都有，唯独没有和她一样的，一想到这不禁在心里苦笑。现在，自感与北京有些牵扯的她，拿定了主意，又买上了车票，终于要去北京了，她似乎有些放松，那是灵魂解脱的松弛，与此同时还感到了神圣，毕竟是要去北京，毕竟北京是首都，毕竟首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，当年毛主席就在那里。她觉得只要上了火车，只要去了北京，一切一切就都过去了，所有所有都会烟消云散。就像当年来狼窝沟插队的那帮北京知青，一去不复返。

又过一个时辰，日头偏西了。没有几步长的站台，来来往往的火车全都通过，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。对了，她想起来了，那个卖票的女女说过，她上的车是趟慢车，当时她问过有多慢，人家甩了一句：“上去就知道了。”

这个车站只有慢车才停。她要去北京，开始只是顺着铁轨往东望，后来反应过来，要是往东的火车，应该从西边过来，转而朝西张望，可阳婆这时候挺刺眼，没过多久刺得她有些心慌。这种心慌，以前没有，自打肚子突然鼓溜起来，才开始有的。每当心慌，她就想闭上眼睛，可那样更糟，还头晕恶心。每次等到好受一点，她就抡起手来，恨不得抽一巴掌这烦人的肚子：谁让你长的？

站台上有了说话音，有人在走动，把她的思绪拉回现实。一列老式的绿色客车进了站，她在急促的车轮刹车声中，看清了车箱外面移动中的车牌：包头—北京南。这是她要坐的火车。

一想到就要上车，就要去北京，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腿竟然发沉。买票时，她留心了一下别人的去向，在有数的人中，只有她去北京，别人都没多远。没几步地，坐甚火车？

她是被人督促着，或者是用手推着上的车。

火车原来是这样，车箱里座位整整齐齐，还有靠背或是隔档。因为没坐过火车，上车后她两头看看，不知道往哪头走好，更不知道走进去应该坐在哪儿。坐马车是坐中间，坐牛车是坐前边，她现在不知道坐在哪里，于是站在车厢通道，两眼张望着窗外。

这火车，刚停下就开动了，也就一分钟。一位女列车员关上车门，转身

看到她，让她到里边找一个空位坐下。她当下没反应。

列车员也没动，两眼审视着她。她看了看列车员的眼神，好像不允许她在这呆下去，就缓缓地往车厢里边挪动。其实车厢里人不太多，有的在长椅上躺着，有的在短椅上放着行包……也有坐人的旁边空点，看见人家没有让她坐的意思，也就没想停留。她眼睛不大好使，走到车厢另一头，便靠在车厢通道，又张望起来。外面熟悉的景物使她留恋。

远处的青山、近处的绿野快速后移，她感觉这慢车一点都不慢。有一次拉上她妈去看病，坐的马车惊了车，好像还没有这么快。这都怪她，借马时光想挑马老实，自个好赶，没想到这马胆小，遇见一个柴油蹦蹦车从后面过来，一下子就蹿了……当时，她妈掉下来，老病没看成，腿摔骨折。

“哎，我说。”听见有人说话，她扭过头，发现女列车员在说她：“你怎么不坐下？”

她拿眼瞟一下车厢里面，摇摇头。里面全是生人，她不知道坐哪儿合适。

女列车员打量她一下，似乎明白：“你跟我来。”随即领她走到车箱中部，在一男一女各躺一侧座位的地方停下，对横躺在座位上那女的喊：“请起来一下。”

那女的扭脸朝上看一眼，没动。列车员又用手推推，这才开始动弹，磨蹭着坐起来，显然很不情愿。

女列车员示意她：“你坐这儿。”

她在靠近过道的长椅边坐下，点头答谢列车员后，眼睛反方向移向窗外。

斜对面的人也在看她。她思谋，拉人的火车咋这样，让人面对面坐着，认识倒是好说，不认识多不自在。咋不设计成面朝一个方向，省得生生对眼相望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那腾座的女人，大约三十多岁，长得还算有眉有眼。这时，斜了加塞的她一眼，似乎不乐，嘴里用内蒙此地话嘟囔：“真背兴，好好的梦，给搅和了。”并朝对面座位上一个年龄差不多的男的说：“你猜我梦见甚了？我梦见

我去了天安门，看见毛主席在城楼子朝下挥挥手：‘保佑你们平安！’看来咱们有好运。”

旁边那男的恭维地点点头，但看一眼刚来的她，摆手示意不要再说。

看见那女的不能独占座位，那男的坐起来，对那女的说想换座位，那女的拿眼剜了他一下，意思是你不安好心。那男的说句好心没好报，又躺下了。

上车坐在这里，她一直木讷地望着窗外，压根没留心别人的话，心里盘算着到了北京应该做的事情。她现在没有任何留恋，深感命苦。她的手，下意识捂在肚子上，又瞬间拿开。

不清楚怎么了，车厢里突然一黑，只听得旁边那女的撒娇地叫道：“哎呀，好害怕！”

原来是火车开进隧道。好在没多久，车箱亮起了灯。这隧道很长，火车轰轰地沉闷行驶着。

不知咋的，随着耳朵里嗡嗡声，她感到异常压抑，下意识恐惧起来：这黑咕隆咚的山洞，仿佛就是黑咕隆咚的矿井？她似乎又回到两年前那不堪回味的腊月：

已到年根，狼窝沟家家户户都在张罗着过年，炖肉，炸糕，压粉条，磨豆腐。她家也不例外，只是他大不在家，有的年货还没操办。那天，天已经黑了，有从山西拉煤路过的人，说二竿子煤矿发生了矿难，矿井里好多掏煤的没上来……听到这个信儿，卧在炕上的她妈腾地坐起来，急得两手乱呼啦，嘴里光有白沫没有声音。见这种情况，她擦一把泪，赶紧舀了半碗水，端了过来。她妈双手哆哆嗦嗦扶着碗边，低下头急喝了两口，然后干哑而且急切地说快去找你大。她下意识看了看窗外，黑乎乎的疹人，愣怔了一下，回头又看看她妈，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现在就走。她妈此时嗓子又说不出话，一只手一股劲儿老往外摆……她明白了她妈的意思，随即开始收拾东西。她大是为了给她妈看病，才去邻近山西这个煤矿掏煤挣钱。记得当时她大说要去二竿子煤矿，她妈就觉得不保险，叫甚不行，咋非叫二竿子？二竿子就没

准头。这不，还真的出了事。眼下，她妈也不管她闺女不闺女，让她叫上人连夜往上百里的煤矿赶。

没有月光的夜真叫黑。雪地里，她跟着几个半大小子，打着马灯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几十里山路，天亮又倒车，天黑前到了二竿子煤矿。这地方叫煤矿，其实就是煤窑，在山沟边挖洞，一直往里挖。

心急如焚的她，到处找她大，见人就打听，谁都知道有过矿难，没人知道她大在哪？更可气的是，她到矿上找了几圈，煤矿管事的人没有一个。那几个相跟出来的愣小子，气得想打人却无从下手。面对茫茫大雪，当时的她只能扯着嗓子，一遍遍在矿井口哭喊：“大，大……你快出来！出来哇！我妈等你过年……”尽管，她家的年货还没备齐。

火车驶出隧道，伤感的回忆并没有使她回到现实，她紧紧抱着肚子，浑身哆嗦不止，出了一头冷汗。

邻座的那对男女，已经依偎在一起。现在不知道她怎么了，那女的战战兢兢过来，用手轻轻碰碰她，急问：“你咋啦？咋啦！”

她身上一激灵，眼前看见的是一张带有关切和疑惑的女人脸。尽管这张脸，已经没了先前的膈腻和反感，但出门在外，她甚也不想说，用袖子擦一把汗，继续盯着车窗外愣神。

那对男女很是纳闷，互相看着。

那女的可能自讨没趣，心里有点不乐，冲着那男的撒气：“你看我作甚？”

那男的马上赔笑：“不让看就不看。得，我给你削苹果。不过，这苹果呀，可是有点酸……”

那女的当下没有理他，见苹果削好后，贱招：“你喂我。”

那男的瞧一眼盯着车窗的她，小心翼翼开始喂起来。

那女的吃到嘴里，高兴了：“你呀，对我是好，就是干事猴急，不管不顾。”

那男的压低声音：“哪能全怨我，一个巴掌能拍响？躲在公园，你要是